

我想去海的尽头等你。

Crossing Oceans

Gina Holmes

[越 海]

[美] 吉娜·赫尔姆斯-著

管晏-译

013065342

Crossing Oceans

Gina Holmes

1712.45

1852

[越 海]

[美] 吉娜·赫尔姆斯-著

管晏 译



北航

C1672429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I712.45

18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海 / (美)赫尔姆斯著; 管晏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12

书名原文: Crossing Oceans

ISBN 978-7-5411-3625-2

I. ①越… II. ①赫… ②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2505号

Crossing Oceans by Gina Holmes

Copyright © 2010 by Gina Hol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y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2-45

越海

Crossing Oceans

[美] 吉娜·赫尔姆斯 著 管晏 译

特约策划 孙淑慧

特约编辑 天成

责任编辑 奉学勤

装帧设计 崔晓晋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3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25-2

定 价 3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十一章	089
第二章	015	第十二章	097
第三章	023	第十三章	105
第四章	029	第十四章	113
第五章	035	第十五章	123
第六章	045	第十六章	133
第七章	051	第十七章	141
第八章	061	第十八章	147
第九章	071	第十九章	153
第十章	081	第二十章	163

第二十一章	171	第三十一章	263
第二十二章	179	第三十二章	275
第二十三章	187	第三十三章	285
第二十四章	195	第三十四章	295
第二十五章	205	第三十五章	303
第二十六章	215	第三十六章	309
第二十七章	229	第三十七章	315
第二十八章	237	第三十八章	319
第二十九章	245	尾声	327
第三十章	253	致谢	331



[第一章]

CHAPTER.1

雨水的充沛让河水丰腴，却也因此让人难以逾越。

离我发誓不再回去的家，只有咫尺之遥，我却在一块平滑的卵石上静坐着，卷起牛仔褲脚，我的脚趾在冰冷的河水里打圈，心想最近的雨水充足，河水又涨了不少。

在我们家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或许我也能和父亲和好。我想，这六年里应该发生了许多改变，或许就像俗语说的那样，距离产生美，或许他能爱我多一点。或许我的归乡会像电影里的浪子一样：父亲用温暖的拥抱迎接我，我们冰释前嫌，为种种过往和遗憾而感动落泪。

或许，或许，或许。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在心中默念，脚底在水底碰到一根被青苔包裹着的光滑树枝。

“妈妈，你在笑什么？”

伊莎贝拉的声音把我惊醒，五岁大的女儿眼中的微笑，实则苦笑，但是我没有更正她。“宝贝，没什么。”

她朝着河里扔了块小石子，砸偏了，“你刚才是这么笑的——”她咧开嘴笑，露出牙齿。

轻轻地，我捏了下她的脸颊。

“妈妈，你很漂亮。”

“谢谢，宝贝，你也很漂亮。”

“嗯，我的确挺漂亮。”

我露出了微笑，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都让我觉得幸福。

“妈妈，为什么我们开车到这里，不直接去阿帕家呢？”

“阿帕”是她的儿语，代替外公和外婆。我应该早点纠正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儿语很可爱，再说了，她很快就会长大，不用我教，就会慢慢改掉儿语了。我想，还有很多方面，慢慢地，她都不会再需要我了。

这个念头让我顿时觉得悲伤，然而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在女儿面前哭泣，我怎么可能将这些压在女儿瘦弱的肩膀上呢。我的生活里多有不如意，但是至少，至少我仍然可以保护她。而这就是最重要的。

“我带你来这里，是因为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来这里想心事，如果将来某一天你也需要独处，你也可以来这里。”说完，我深呼吸了一口气，有股熟悉的气味——混杂着湿漉漉的树叶、松果和泥土，我打量着四周，树林依然如故，传来我熟悉的声响，这里真的没变。

这份熟悉感，也是我深爱此地的原因，尤其现在。

我有半辈子时间都在这块石头上度过，琢磨着这个世界，母亲的早逝，父亲的冷漠，男朋友大卫的忽冷忽热。也就是在这里，我和上帝对话，哀求他不要带走母亲，母亲去世后，我大声责备上帝的无情。

伊莎贝拉用单脚跳来跳去，“妈妈，你在这里都会想什么呢？”

我用脚趾拨了下河水，水滴顺着脚面掠过粉色的脚趾甲，“嗯，在我小时候，我会琢磨怎么捉青蛙和蟋蟀，还会幻想着有一天能找到一个最好的朋友分享我的秘密。”

“那你找到了吗？”她的鬓发里掉进了一根松针。

我心里的爱似乎要满溢，“我找到了，亲爱的，是你。”

她露出纯真的笑容，把松针从头发里取了出来，盯着看了一会儿，扔进了河里。我用双手掬起一汪水，看着水从指缝间缓缓流去，就像我刚离开的生活一样——单身公寓冷冷清清，刚入职场努力摸索，还有虚情假意的同事。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了，感觉那么遥远，好似从未存在过。

女儿斜眼看着我，“妈妈，我想走了。”

树林越发安静，我只能听到手表的滴答声，催促着我。于是我站起身来，鼓励自己，一切都会没事。为了伊莎贝拉，我能做到。我抬起脚，湿漉漉地穿上人字拖，用手拍掉裤子上的灰尘。

牵着伊莎贝拉胖乎乎的小手，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我们向门前走去。

熟悉的家映入眼帘，尖尖的栅栏上绕着牵牛花，我将伊莎贝拉的手攥得更紧，更像是一个紧张的孩子。

我一只手按在胸前，停下来打量眼前的一切，这才意识到童年的这个家是多么美丽，而我内心其实是如此强烈地想念这里。我记得曾经多少次光着脚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跳进后院池塘玩耍，在这一刻，我心里满溢着喜悦。

直到我的目光落在台阶底下的污泥，我曾经无数次因父亲的话而伤心，躲在门廊底下，想到这里，我的笑容僵在脸上。

伊莎贝拉用渴望的眼神望着我，鼓励着我继续向前走。被记忆尘封的往事，我在这里度过的无数个夏日，被空气里弥漫的玫瑰香气唤醒，内心的挣扎像一面高大的浪，迎面而来，像要将我淹没。

如果父亲不肯见我怎么办？或者他不肯承认伊莎贝拉？佩格婆婆应该会喜欢伊莎贝拉，但是父亲会吗？我知道他不肯接受我，但是伊莎贝拉这么可爱的孩子，也许能融化他的心。

走上第二段台阶，我停下来回头看走过来的路，突然有想放弃的念头，而伊莎贝拉一蹦一跳，迫不及待地想往前冲。

等我们走到了门廊，我蹲下来，对她说：“你准备好见你的外公和曾祖母了吗？”

她那像枫糖浆般的眼睛里，装满期待，不用说我也明白，她接着说：“简有一个阿帕，纳特利有一个阿帕，卡特呢，有两个，还有……”她歪头望着我，像是在问，“还要继续举例吗？”

“我懂你的意思。”我直起身，伸出手正要去敲门，伊莎贝拉已

经等不及地敲了下门，她不耐烦地原地踏了几步，又要伸手去敲门。

我抓住她的小手说：“别这么着急。”

有人来了，挂在门上的花环摇摆了两下，嘎吱一声，大门打开了。

一个年迈的女人站在我们面前，满头的灰发被优雅地盘了起来，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粗糙的皮肤上布满皱纹，她有着浓密的眉毛，嘴唇乌紫，全身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花香。

伊莎贝拉吓呆了，我露出灿烂的微笑，“你好，佩格婆婆。”

我的祖母朝我调皮地眨了眨眼，然后低下头看她的曾孙女，“你一定是贝拉吧。”

伊莎贝拉张大了嘴巴，发出了一声尖叫。不知当时谁是最受惊吓的人，是被曾祖母吓了一跳的伊莎贝拉，是伊莎贝拉害怕的佩格婆婆，还是目睹曾孙女和曾祖母初次滑稽见面的我？

佩格婆婆突然大笑起来，夹杂着咳嗽，祖母患有肺气肿，伊莎贝拉身体微微向后倾，好像是怕佩格婆婆的氧气瓶爆炸一样。

我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眼泪都顺着脸颊流下来，这情景似乎抚慰了伊莎贝拉，很快，她也傻笑了起来。

“小姑娘，我现在看起来是很吓人，但是几年前，我可是和你一样漂亮呀。”祖母自我嘲讽着说。

伊莎贝拉试探性地望望我，不知道祖母是不是在开玩笑。我朝她点了点头。

佩格婆婆挑起半边眉毛，说：“小不点好像不相信我。”

我喘着气，擦去眼角的眼泪：“我也不太相信。”我朝她眨了眨眼，

怕语气太重，我当然知道她年轻时是漂亮的，家里的照片我都看过，即使这么多年后的今天，经历时间和烟草的摧残，她仍然是我认识的最漂亮的女人。

祖母假装生我的气，脸上皱纹更加明显，“詹纳薇·佩琪·卢卡斯，你还是个小屁孩。”

倾身朝前，我用全部身心拥抱佩格婆婆，“奶奶，我想你。”

“詹妮，我也想你，你离开太久了。”她把我紧紧拥住，然后把我慢慢放开，她的眼里闪烁着泪光，但是眼泪却固执地留在眼眶里。她扫了眼门廊，问道：“你的行李呢？”

“在车里，我一会儿就去拿。”

瞄了眼我身后空荡荡的车道，“你把车停在小河前面了，我没猜错吧？”

我点了点头。

祖母皱纹密布的双眼透出理解的眼神，谁都没有祖母更能理解我对自然的渴望，她向后退了一步，招呼着我们进屋去。

一走进父亲的家，我的心又一次跳到了嗓子眼。我带着伊莎贝拉走过门厅，匆忙地扫了眼客厅，找寻他的身影。屋子里很温馨，实木地板上铺着编织毛毯，蕾丝边的桌布上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这些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还有那种莫名的冷飕飕的感觉，这和冷气毫无关系。

“阿帕，这里真漂亮！”

佩格婆婆关上我们身后的门，转过身来问我：“这孩子刚才喊我

什么？”

“阿帕，是她自己发明的词，意思是外婆，”我清了清嗓子，“和外公。”

祖母摇了摇头，望着我的女儿，“以后叫我佩格婆婆，知道了吗？”

伊莎贝拉没做声，自个儿走到壁炉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壁炉上方挂着的一副画像。画像里的女人侧坐在一匹白马马鞍上，一头栗色鬃发垂于纤细的腰间。画里我的母亲凝视着我，略带悲伤的笑容令人疼惜。

伊莎贝拉凑近看了又看，就差没踩到壁炉里去。

“妈妈，这画是你。”

佩格婆婆把氧气筒拖到伊莎贝拉身边，说道：“那是你妈妈的妈妈，她俩长得很像，对不对？”

伊莎贝拉点点头。

“她在你出生前便去世了。”

随之而来的是那熟悉的心痛，母亲弥留之际的回忆，硬生生地浮现眼前，在这个屋子里的愉快回忆，也被挤开。

伊莎贝拉用手抠着T恤上的亮片，问道：“人死了之后会去哪儿？”

我警觉地看了眼祖母，说：“乖啦。”我现在没有力气向她解释生与死，我问祖母：“爸爸在哪里？”

佩格婆婆松下肩膀，“他在楼上。”

“你和他说我回来的时候，他什么反应？”我用手玩弄着辫子，屏住呼吸等待外婆的回答。

“你知道他的，他……”还没说完，祖母朝厨房走去，我们也跟了过去。她厚重的橡胶鞋底擦着地板，发出刺耳的声响。接着，她走向后门，将蕾丝窗帘拉到一侧，向后面的池塘张望。

伊莎贝拉从桌子上拿起白色蜡烛，掀开了盖子，释放出一阵浓郁的香草味。

那香味甜到发腻，我皱起鼻子觉得一阵恶心，我从伊莎贝拉手里拿过盖子，重新盖上蜡烛。

“你没有完全告诉他，对吗？”

“我告诉他当外公了。”

“就这些？”

祖母的声音变得支离破碎，“当然了，作为一个母亲，我怎么开口，告诉自己的儿子……”

“贝拉？”我故意打断祖母的话，担心如果她继续说下去，贝拉会提出让我措手不及的问题。

伊莎贝拉转着头，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祖母。

“贝拉，你能找到甜豆先生吗？”我的初衷是把话题从死亡转移开，可是突然想到那只猫可能早已过世，虽然伊莎贝拉就站在佩格婆婆身边，我压低了声音问道，“它是不是还……”

“活着？”祖母笑出声来，重新放下窗帘，她转过身面朝我，“那尊贵的固执先生还不肯兑现它第九条命呢。你再想转移话题，也不至于让你女儿去找那只可恶的怪物吧。”

伊莎贝拉立刻露出一脸警觉。

“别怕，不是怪兽，”我摸摸她的头，弄乱了她的髻发，“只是只小猫。”

祖母干咳起来，她的皮肤有种淡淡的灰色。我摸了摸她的背，我讨厌她尼龙上衣的塑料质感。等她咳嗽渐渐停了下来之后，她抽起一张纸巾擦了擦嘴，“那个毛茸茸的小恶魔会抓伤贝拉的。”

“放心，贝拉找不到它的。”

“你错了，六年过去了，它现在又老又迟钝。”

想到万一伊莎贝拉要养那只虎斑猫做宠物，我就有些担心它会弄伤贝拉，我蹲下身去，“贝拉，去找甜豆先生，不过别靠得太近，那个坏脾气先生的爪子很尖，会把你抓伤哟。”

她保证会听我的话，然后立刻跑了出去。

佩格婆婆对我说：“她比你小时候胆子大多了。”

“谁说不是呢？！”小时候，我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贝拉截然相反，她觉得生活里的一切都是一缕缕阳光，让她温暖。无论我多次告诉她，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的喜好放在第一位，但她不肯相信。说到底，她爱着所有人所有事情，谁又会不爱她呢？

佩格婆婆调整了一下耳朵上的氧气管，“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爸爸呢？”

我走到炉子前面，提起烧水壶，壶里水很满，我把它放上灶头，打开煤气，啪的一声，点燃了火苗。

“我想先看看爸爸对伊莎贝拉的反应。”

“他当然会爱伊莎贝拉，她是你的一部分，也是你母亲的一部分。”

一种熟悉的感觉像匕首一样刺痛我的胸膛，时隔数年，这种感觉仍然如此强烈似乎要将我刺穿。“自从妈妈过世，他就没有爱过任何人任何事。”

“不能这么说，”她温柔地轻声低语，似乎这样便能改变事实。祖母从橱柜里拿出两个陶瓷水杯，“你父亲是个好人，詹妮。”

从桌子底下拉出一张椅子坐下，我的心突然变得好沉重。“是个好人，不过有颗冷酷的心。”

她往两个杯子里各放了一勺茶，“失去心爱的人，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我双手交叉在胸前。

她避开我的眼神，“我知道，对你说这个很讽刺。”

“我也觉得。”

“如果你不喜欢他对待伊莎贝拉的方式，你会怎么做？”

正是这个问题，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折磨着我，这是对我最重要的问题。

“我不是贝拉唯一的家长。”

“我想你是时候告诉我谁是她父亲了。”她提起我的下巴，我不得不正视她。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把手收了回去，“好像我猜不出来似的。”

我的脸在燃烧，我张开嘴想说出他的名字，但是堵在了嗓子眼——像是一道堤坝，那一头是五年来积攒的泪水。“我没有告诉过他。”

祖母本来就没有血色的脸庞变得更加惨白，我几乎能听到她心碎的声音：“噢，詹妮。”

我活该得到她的蔑视，然后，她用双臂紧紧地抱着我的肩膀，用她柔软的胸膛，花香味的香水，和她的认可抚慰着我，我的全身感到释然。

“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女儿一边大声叫唤着，一边吧嗒吧嗒地跑过来。

佩格婆婆松开我，我们转向门口，等着伊莎贝拉出现，她出现了，手里挽着我的父亲。

父亲的卷曲短发比起以前，越发灰白。他的 Polo 衫整齐地塞在皱巴巴的裤子里，平坦的腹部上系着一条皮带。他冷静的表情，向来难以捉摸，让我猜测他在想什么，比让我读懂中文还难。

我的手指甲不自觉地扎进手掌心，我得坐下来，才发现自己已经坐着了，当他的眼神落在我身上，他快速地打量了我一下，我也打量着他眼角的细纹，他是在努力挤出一些微笑吗？这微笑又代表什么呢？是自鸣得意我到底还是回家了，还是真的因为看见我而心生喜悦？还是他根本没有在微笑？

他一句话也没说，走到厨房窗户边，一只手放在眼前，朝后院四处张望。

佩格婆婆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他究竟在干什么？”

父亲转过身来，脸带一丝坏笑，“我在找天上有没有飞猪。”

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来，他在等着我们回应他的笑话。

我没有笑，呆坐在那里。

“我记得，你说过，除非母猪飞上天你才肯回家。”

我对自己承诺过这次回家不会反驳父亲，但是还是脱口而出：“我听得懂你的笑话，我没那么笨。”

没想到父亲不屑一顾地挥挥手，说：“六年杳无音讯，你终于肯让我见见我的外孙女了，你真是太贴心了。我想，你回来是因为没钱了吧？”

我的思绪回到我离家之后打回家的一通电话，我噙着泪水告诉父亲我怀孕的消息，父亲滔滔不绝地开始说教，关于不负责任的性生活带来的罪孽和后果，五分钟后，我一声不吭地挂掉了电话，之后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在那之后的两个礼拜，总有他的未接来电，我不想再被斥责，再也没有接过他的电话。安静了几个月后，他的号码再次出现，这一次我接起了电话，却发现电话那头是我的祖母，不是父亲，再也不是他了。

“你最擅长的就是自以为是。”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我的初衷是想和他重归于好，可是我又重蹈覆辙和父亲顶嘴。

这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被一阵刺耳的声音打断，水开了。佩格婆婆赶紧走去炉子边，把水壶移开。

父亲蹲下身去和伊莎贝拉说话：“小姑娘，你知道我是谁吗？”

一边想着这个问题，一边望着左边，伊莎贝拉回答道：“我的爸爸？”